

## 釋仲殊的人格特徵及其詞成就的取得

張若蘭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提要：**本文試從北宋僧人仲殊的入世性特徵考察其詞的成就。筆者認為，仲殊詞成就之取得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其雖為僧人卻具有士大夫的人格特徵和生活方式，並能將之抒發於歌詞，從而使其詞逸出宋僧詞之樊籬。下面分為成就概說、題材風格分析、入世性的個性和行止特徵、結語四部分論述之。

**關鍵詞：**仲殊詞 入世性

### 一、仲殊詞成就概說

對仲殊詞的成就，評價最高者莫過於王灼《碧雞漫志》所云：「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註 1]又范成大《吳郡志》對仲殊的評價為：「其（仲殊）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註 2]另明人楊慎《詞品》卷二「岸草平沙」條曰：「……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註 3]其他詞話間有提及仲殊者，或記其詞之本事，或賞其詞之技巧，也頗多稱許。

就仲殊存世的七十餘作觀，筆者以為放眼沙門尚無出其右者。這並非遽下妄斷，而是筆者對宋僧詞作做粗略考察所得。據《全宋詞》及《全宋詞補輯》並參照周裕鍇《全宋詞輯佚補編》，得宋僧詞之大略如下（未加說明者均見《全宋詞》）：

仲殊：七十一首，斷句七（四十六首、七斷句見《全》，二十四首見《補輯》）；惠洪：三十七首（二十一首見《全》，十六首見《輯佚》）；可旻：二十首；淨圓：十二首；子淳：九首（《輯佚》）；寶月：八首（七首出自《全》，一首出自《補輯》，皆與仲殊互見）；了元（佛印）：四首；淨端：四首；慧遠：四首（《輯佚》）；祖可：三首；義青：二首（《輯佚》）；正覺：二首（《輯佚》）；如晦：一首；法常：一首；晦庵：一首；止禪師：一首；

曇穎：一首（《輯佚》）；淨珪：一首（《輯佚》）；妙崧：一首（《輯佚》）；壽涯禪師：一首；圓禪師：一首；則禪師：一首。

以上所列雖非全璧，但已大約可見仲殊詞之數量為宋僧冠首，又且歷代著名詞選本所選之宋僧詞也以仲殊詞為多，如《花庵詞選》之「禪林」部分選四僧之作，分別為覺範（惠洪）三首、仲殊十首、祖可一首、如晦一首，洵見其質量之高。

## 二、仲殊詞的入世性題材和風格

仲殊詞的題材和風格具有突出的非僧化特徵——亦可謂與世俗同構的入世性特徵，如沈雄所言，正是「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註 4]。就仲殊個人而言，其詞的題材和風格主要體現出強烈的士大夫色彩，其成就不容忽視，另一位在詞的創作上有所成就的宋僧是惠洪。就題材和風格的主要趨向而言，仲殊和惠洪（亦即覺範）都與宋僧詞的主流趨向不同，二者卻有一定的相通處——此二人與大多數宋僧在詞的創作上的區別即是以詞為宣傳佛理工具和以詞為抒寫入世性情懷的陶寫之具的不同，正由於此，二人方有可能取得超出一般宋僧的成就。

### （一）從今人能見的仲殊詞看，仲殊並無寫佛理、言佛趣，或借詞宣傳佛教之作。

宋僧多以詞為宣揚佛教理論之用，所作幾無詞味，確如清人沈雄所言之「蕪累與空疏同病」[註 5]。宋僧詞也頗多表現隱逸閑淡情懷之作，歌詠漁父生活的詞作尤多。這些作品雖不關佛教和僧人之生活，但是從淡泊離俗的精神內核來看，也能見僧人的精神特質。

仲殊之詞雖多，卻無一首言及佛家或佛理，亦無歌詠漁父者，雖仲殊之作多有亡佚，當時是否有此類作品難以斷言，但筆者以為，這類作品即便有，在仲殊詞中也絕非如在可旻、淨圓等僧人的詞中那樣佔據絕對首要的地位。

以上分析可見：仲殊詞作較少以宋僧詞的典型題材為題材者，題材上具有不同於一般宋僧的選擇傾向，具有一定的非僧化和入世性特徵。

### （二）仲殊詞的題材涉及懷古、詠物、祝壽、言情、題畫、詠懷等，包含頗廣。

仲殊詞的題材廣泛取獵於世人生活，從頗見士大夫情趣的懷古、詠物、題畫到世俗風味的祝壽、戲謔、言情，幾乎應有盡有。其中，最鮮明的還是仲殊詞所顯示的士大夫情趣：紀地懷古是宋人士大夫深沈歷史思考的載體，詠物是格物理念的表現，題畫是人文旨趣的反映，而前兩者就數量而言在仲殊詞中佔了相當比例，就質量而言，在仲殊詞中也是上品。

其中，詠物之作共十八首，斷句二，以詠梅花者最多，達七首，其餘蘭、芭蕉、荷花、菊花亦一一詠及[註 6]。總的說來，仲殊詠物詞頗得詠物而不凝滯於物之妙，能於「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註 7]的兩難中優遊不迫，足堪稱道。如〈玉樓春·芭蕉〉[註 8]云：

飛香漠漠簾帷暖。一線水沈煙未斷。紅樓西畔小闌干，盡日倚闌人已遠。  
黃梅雨入芭蕉晚。鳳尾翠搖雙葉短。舊年顏色舊年心，留到如今春不管。

所詠芭蕉耶，佳人耶？人情物意一脈渾融，竟然無跡可尋，「舊年顏色」二句，詠芭蕉之名句也。詠時令之〈訴衷情·春詞〉：「長橋春水拍堤沙」[註 9]、〈訴衷情·寒食〉：「湧金門外小瀛洲」[註 10]皆稱佳構，「春詞」尤不愧黃昇「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註 11]之評，詞云：

長橋春水拍堤沙。疏雨帶殘霞。幾聲脆管何處，橋下有人家。  
宮樹綠，晚煙斜。噪閑鴉。山光無盡，水風長在，滿面楊花。

其紀地懷古詞共十九首[註 12]，也多佳章，如〈訴衷情·建康〉[註 13]詞云：

鍾山影裡看樓臺。江煙晚翠開。六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  
寂寞處，兩潮回。黯愁懷。汀花雨細，水樹風閑，又是秋來。

仲殊之前的宋人金陵懷古之詞，張 〈離亭燕〉「一帶江山如畫」[註 14]，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登臨送目」[註 15]允推名作，其中的「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世稱佳句。仲殊此詞與二作相較並無令名，卻實非遠遜。張王二作於思古之幽情、沈傷之慨嘆，皆直言切道，其情畢見。仲殊之作卻並無一語直寫其情，卻無一句無情。「六朝舊時明月」，多少淒涼況味，多少幽情愁緒，皆寓於景語，風貌雖殊，同稱佳構。概言之，仲殊的懷古詞大氣中有沈著，曠放中有悲涼，王灼所謂「殊之贍」於此表現得比較明顯。

仲殊的壽詞等應酬祝賀詞數量亦自驚人，共計十七首[註 16]。湖北大學劉尊明教授曾對兩宋壽詞作專門研究，據其統計，兩宋的壽詞至少有二千五百五十四首，作家有四百三十一人，然壽詞在北宋尚未成大觀，僅得一百八十首，作者也僅三十二人。以數量觀，仲殊的壽詞在北宋佔相當地位。以〈醉蓬萊〉「望金華真界」[註 17]一首為例，略觀仲殊壽詞大貌，詞云：

望金華真界，寶婺星垣，瑞符玄動。羽葆萊遊，有八鸞環擁。日在龍房，下弦平月，見崧岳生申。天上三奇，人間五福，一齊景寵。  
騫樹七台，紫微金簡，授籙延年，大椿騰頌。玉液稱觴，引長生歌送。彩霧籠雲，舞香花萼，降蕊珠仙眾。太史多才，功成異日，鳴簫雙鳳。

此詞頗合張炎《詞源·雜論》所云：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為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註 18]

仲殊大部分壽詞的風格大都似此，無出劉尊明先生所概括的「宋代壽詞的一般內容特徵和情感基調，所謂言富貴、功名、神仙、事業、才能之事，所謂用松椿鶴齡、千春百歲之辭，無非都是要表達『祝頌之意』」[註 19]者，因此較缺少藝術欣賞性和感染力。

此外，舉凡言情、詠懷、戲謔等，仲殊亦各有製作，其於世俗題材幾至無所不包。

(三)仲殊詞的風格也比較多樣化，有清麗者，有曠放者，有綿密者，也有戲謔者，部分詞作採用了當時的俗語，其風格的多樣化自然是與題材的多樣化緊密相關的。

與宣傳佛教教義、戒律的題材和目的性相應的，大多數宋僧的詞作卻是質木無文的，即使享諛諧之名的佛印也不能例外，試看其〈滿庭芳〉「鱗甲何多」一首，詞曰：

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群生割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闕三字），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才宴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激惱閻翁。輪回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此詞雖稱教條，絕無情致，但還小有形象，而如可旻的〈漁家傲·贊淨土〉篇篇言佛，首首稱經，一種枯澀處，使人不忍卒讀。舉其四為例：

佛贊西方經現在。廣長舌相三千界。為要眾生信解。臨終邁。不修淨業猶何待。七寶池塘波一派。蓮華朵朵車輪大。華內托身真自在。分三輩。阿鞞跋致長無退。

這些宣傳佛理之作只是佛教教科書，其共同的風格除了枯燥乏味外，也因面向民眾的宣傳需要，語言大多比較通俗淺近。稍有可觀的或推宋僧描寫漁父藉以表達其高情逸志的詞作，但這些詞作風格也大率相近，雖不致千篇一律，卻也去此不遠。一般宋僧詞的乏善可陳自然與宋僧將詞用作宣傳工具的目的性和有關，而題材的單一自然也導致了風格的雷同。仲殊在題材方面的非僧化傾向給了他在風格上獨闢蹊徑，高出群儕的可能性。

### 三、仲殊入世性的個性和行止特徵

身為僧人的仲殊所創作的詞為何在題材和風格上都具有如此鮮明的非僧化特徵呢？筆者以為，這與仲殊的人格特徵等有著密切關係。

龔明之《中吳紀聞》「仲殊」[註20]條云：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

……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衲，瓶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

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為幽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革澆漓。……老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

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慙慙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慙慙地。」

將此條材料與其他材料比照分析，可得仲殊之相關情況如下：

### 第一、出家之因由及其生卒。

對仲殊出家之因由，《中吳紀聞》言之不詳，易誤人以仲殊因妻投毒而看破紅塵、棄家為僧，蘇軾〈破琴詩並引〉所云「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註 21]也與《中吳紀聞》的語焉不詳相類，清人黃氏《蓼園詞評》竟云仲殊之出家乃「想或有目擊時事，因有所激而逃於禪者乎」[註 22]。劉毓盤《輯本寶月集跋》則云：「黃昇《花庵詞選》曰：『仲殊初出遊，其妻與人私，比其歸，懼為所覺，潛置鳩焉。仲殊悟，遂棄其妻……』」[註 23]，按筆者考四庫本《花庵詞選》之仲殊小傳未見其妻與人私之說，劉氏之說所為何來，尚存疑難斷。以上說法皆以仲殊之出家為看破紅塵，然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記曰：「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羹內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註 24]從陸遊所記可見仲殊本為不羈之文士，出家為僧實未看破，這成為仲殊雖為僧人而無僧人之心性的根源所在。又《老學庵筆記》卷七同條記仲殊之亡云：「崇寧間，（仲殊）忽上堂辭眾。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註 25]上堂辭眾，見其灑落不羈；自縊而死，似亦非具僧人心性之人所當為。

### 第二、性情交遊。

(一)性情：仲殊是「灑脫無羈縻」的，這從孚禪師的詩以及各家筆記所記可見其然。又如，《冷齋夜話》云：

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錫者，從乞一錢，錫與之，即就買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註 26]

其放曠不羈一至於此，宜東坡屢以「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註 27]、「通脫無所著」[註 28]等語稱之。

(二)交遊：仲殊交遊頗廣，且與東坡過從甚密，此從東坡詩文及各家筆記可以顯見。其文學創作不少是在遊宴之中，擇一條筆記以觀其大概。《能改齋漫錄》云：

「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杖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闕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詩也。黃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於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曛隴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香也。[註 29]

雖未及仲殊為人作詞，但窺斑見豹，聊可推知其餘。仲殊祝壽之詞甚多，與其交遊之廣正不能無關。

### 第三、仲殊的文學藝術才華。

仲殊的才氣是廣受認同的，孚禪師所言雖不無誇張之處，卻足證仲殊的詩文才華在當時是享有相當聲譽的。蘇軾《東坡志林》卷十一盛稱仲殊之文才以「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註 30]，其〈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也稱仲殊以「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註 31]。仲殊在佛學上似未見有多少開闢之功，其留名於世似主要歸因於其文學成就，因此，仲殊是典型的詩僧。另外，從蘇軾〈破琴詩並引〉記載夢見仲殊「挾琴過余」[註 32]以及仲殊詞〈蝶戀花〉「北固山前波浪遠」詞意，仲殊或尚能琴善畫。就此而言，仲殊是具有宋代士大夫多才廣藝的典型特徵的。

綜合上述可見仲殊的人格性情等都顯示出土大夫傾向，這成爲其詞非僧化題材和風格的形成基礎。

### 四、結語

筆者以爲，除了自身的文學才華之外，仲殊詞之所以能取得超出一般宋僧詞的成就正在其題材和風格逸出宋僧詞的樊籬，具有士大夫化的特徵，而其之所以能如此乃是根源於其生平性情的特徵。但也因其非僧化之心性，以致無法勘破世事而草草自了生命，是爲一大憾事。

### 【註釋】

[註 1]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見《筆記小說大觀》六編，第二冊，第七〇八頁。

[註 2]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四十二「浮屠」，見《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第三一五一冊，第三六四頁。

[註 3] 明·楊慎，《詞品》卷二，見《詞話叢編》第四六〇頁。

[註 4]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方外能詞」條，見《詞話叢編》第七六三頁。

[註 5] 同 [註 4]。

[註 6] 諸作分別為〈驀山谿·清江平淡〉、〈鵲踏枝·斜日平山寒已暮〉、〈點絳脣·題雪中梅·春遇瑤池〉、〈減字木蘭花·江南三月〉、〈洞仙歌·廣寒曉駕〉、〈楚宮春慢·輕盈絳雪〉、〈惜雙雙·墨梅·庾嶺香前親寫得〉（以上七首詠梅），〈浣谿沙·楚客才華為發揚〉、〈醉花陰·輕紅蔓引絲多少〉（以上二首詠蘭），〈虞美人·一番雨過年芳淺〉、〈驀山谿·黃金綫軟〉（以上二首詠柳），〈念奴嬌·水楓葉下〉詠荷，〈玉樓春·飛香漠漠簾幃暖〉詠芭蕉，〈西江月·味過華林芳蒂〉詠柿，〈驀山谿·年芳已遠〉詠菊，〈減字木蘭花·青條綠葉〉詠金沙。

[註 7] 宋·張炎，《詞源》，見《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十頁。

[註 8] 趙萬里輯本《寶月集》，第一頁。

[註 9] 按趙萬里校云：「《花庵詞選》題作『春詞』」，《花草粹編》同，見同 [註 1]。

[註 10] 同 [註 8]，第一—二頁。

[註 11] 宋·黃昇，《花庵詞選》卷九，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八九冊，第三八六頁。

[註 12] 分別為〈南徐好〉十首，〈蝶戀花·北固山前波浪遠〉、〈金蕉葉·叢霄逸韻祥煙渺〉、〈望江南·成都好，藥市晏遊閑〉、〈望江南·成都好，蠶市趁遨遊〉、〈訴衷情·春情·楚江南岸小青樓〉、〈訴衷情·建康·鍾山影裡看樓臺〉、〈南柯子·金甕蟠龍尾〉、〈柳梢青·吳中·岸草平沙〉。

[註 13] 同 [註 8]。

[註 14] 《全宋詞》，第一一一頁，按張 此詞與孫浩然互見。

[註 15] 《臨川先生歌曲》，見《彊村叢書》第五冊。

[註 16] 據孔凡禮先生校訂，這十七首作品中的七首《詩淵》作「宋張仲殊」，屬於互見之作。另外，其〈念奴嬌·延陵福緒〉一首與僧寶月互見。見《全宋詞補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註 17] 《全宋詞補輯》，第十四頁。

[註 18] 同 [註 7]，第二十八頁。

[註 19] 劉尊明，〈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論中國古代壽辭文學的發展〉，湖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編，《中國古代文學論集》（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第二四四頁。

[註 20]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四，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二八七九頁。

[註 21] 宋·蘇軾，〈破琴詩並引〉，四部叢刊初編本《東坡先生詩》卷十二。

[註 22] 清·黃氏，〈蓼園詞評〉，《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〇七八頁。

[註 23] 見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六十八頁。

[註 24]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卷七，第八十九頁。

[註 25] 同 [註 24] 。

[註 26] 宋·惠洪，《冷齋夜話》卷八「錢如蜜」條，《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二二一一頁。

[註 27]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十一，《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子部一百六十九·雜家類》第九十三頁。

[註 28] 同 [註 21] 。

[註 29]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紀詩上。見《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四六頁。按《全宋詩》記仲殊此詩言出自《能改齋漫錄》卷十一，所據版本或異。

[註 30] 同 [註 27] 。

[註 31] 見四部叢刊本《東坡先生詩》卷八。

[註 32] 同 [註 31] ，卷十二。